

一、白帶風情

——北京房山云居寺刻經，隋大業年間由智泉寺高僧靜琬發起，歷經唐遼金元，到明崇禎年間結束，長達一千餘年，共刻佛教經籍一千一百二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二卷，鑄刻石經版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八石，分別珍藏於石經山九個藏經洞和云居寺內的石經地宮中。

——房山云居寺刻經是繼萬里長城與京杭大運河之後中華民族的又一壯舉，是中外文明史上罕見的文化奇蹟。

萬片石經傳瑰寶

在我國古代，曾雕刻過一部石刻佛教大藏經——這就是房山石經；

在赤縣神州，有一處雕刻、珍藏石刻佛教大藏經的聖地——這就是云居寺。

北京西南七十五公里的白帶山，白雲如練，林麓如煙，清清的杖引溪曲曲回環，描繪出無限的靜謐與神奇。

一千三百多年前的隋大业年间，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在白带山顶发下宏愿：“为护正法，就此山顶刊刻《华严》等经一十二部，冀于旷劫，济度苍生，一切道俗。”

于是白带山成了刊刻石经的圣地，一代代僧众、一辈辈信徒把自己虔诚的信仰和不可朽的生命熔铸在白带山上，造就了举世无双的石刻佛教大藏经的浩卷、中华文明史上辉煌的创造与奇迹。白带山有了石经山、小西天的圣号，一千三百年的岁月，铸就了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旷世丰碑！

白带山麓有一座雄伟的寺院，她依山带水，白云常驻，名叫云居寺。据说，刻经创始人静琬感动了上苍，刻成《大涅槃经》，这一天夜里，山吼三声，生长出三十棵香树，六月水涨，杖引溪上漂来上千棵巨大的松柏，于是就建造了云居寺。

其实云居寺的创建不是神话，唐世宗贞观五年（631），静琬为刻经的需要创建了云居寺。在长达千载的石经刊刻事业中，云居寺是刻经护经的大本营，更是我国北方佛教文化中心。从诞生的那天起，云居寺便与房山石经一同放射出璀璨的光芒。云居寺与房山石经一样，是世代代用虔诚的信仰和生命的创造铸就的历史，是炎黄子孙前赴后继演绎的真实故事！

静琬之后，云居寺高僧辈出，代不乏人：唐

代有玄导、僧仪、惠暹、静流、玄法，后继者玄英、真性；辽代有应历时扭转唐末五代以来云居寺颓局局面，把云居寺推向又一个巅峰的谦讽、承前后后恢复唐末五代以来中断了的



图1 水头村开山琬公塔

刻经事业的云居寺住持留公、率领门徒刊刻《契丹大藏经》的著名禅宗高僧通理、凿穴造塔，瘞埋辽代刻经的善锐、善伏；金代有芳名独著的云居寺住持义谦；元代有历万水千山补刻雷音洞石经的高丽国比丘慧月；明代有来自天竺本土的高僧桑謁巴辣、明万历重振云居寺的达观真可；清初有开启云居寺修复之端的如泉、云居寺重开山第一代溟波超古以及第二代圆通、第三代了尘、重三代光泰；民国时期有目睹云居寺衰亡的末代住持、重十三代纯山。

一千多年的刻经史，一千多年的佛教史。白带山云居寺这处刻经圣地，这座北方著名的寺院，历来得到皇家的关顾。

隋仁寿元年（601），文帝置舍利于白帶山的智泉寺（云居寺的前身）并建舍利塔。大业十二年（616），炀帝再置舍利于静琬刻经处的白帶山雷音洞。唐玄宗赐云居寺经卷、庄产。辽穆宗亲予云居寺盛大的浴佛节法会。圣宗、兴宗、道宗相继资助云居寺石经刊刻事业。元仁宗钦赐云居寺经、律、论一大藏。明太祖于开国之初即派高僧道衍行视云居寺。有清一代，在云居寺内设行宫院，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都多次驾临云居寺，乾隆、嘉庆二帝还留下了不朽诗篇。康熙曾赐云居寺住持白金，嘉庆赐稻田，末帝溥仪于亡国之先尚资助云居寺。

历代各阶层民众的参与使得云居寺刻经千载延续，佛教事业代代繁荣。从王亲国戚、达官显贵到市井行会、平民百姓，还有世世代代的写经人、刻经人，默默无闻的工匠艺人，他们有的留下了姓名，更多的人则把自己的虔诚刻入石经，熔入云居寺的历史。于是在云居寺的万片石经中，在历代佛塔中，在散布于林麓山环的碑碣石刻中，便凝铸下佛教文化的恢宏、中华文明的永恒！——云居寺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佛教文化宝库、中华文化宝库。

当你了解云居寺的辉煌历史之后，你是否会产生这样的思考：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传给子孙什么呢？

千古风情白带山

白带山是北京西南大房山麓的一座名山。大房山麓自古林木葱茂，从大房山东北的大房谷，南下经黄山、上方山直抵白带山，这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麓原是一片连绵的森林带。早年大片的林麓遮天蔽日，鸟语泉喧，如诗如画。白带山北临上方山，在大房林麓的最南端。

白带山西，四十里连峰簇拥着碧透的拒马河，瀛瀛一水，流淌出十渡风光。

白带山的奇峰秀麓喧泻出两道山溪：一道发源于白带山西峪，叫杖引溪；一道发源于白带山东麓，叫甘泉。二溪东南而下，在白带山以东 5 公里左右的长沟镇相汇，形成胡良河，流经涿州城北而去。据文献记载，两千多年前，杖引溪和甘泉水量充沛，在白带山东麓形成一座巨大的湖泊——独鹿鸣泽。公元前 107 年，汉武帝由回中北出朝那萧关，历独鹿鸣泽，自西河而还。

独鹿鸣泽在房山区西南部，汉代时远距官道，交通不便，汉武帝从房山境内路过，特地到独鹿鸣泽一观，想必是为鸣泽迷人的风光所动。汉武帝是否到了白带山？文献没有记载。

两千多年的沧桑变换，当年的独鹿鸣泽已不

复存在，但是人们还可以在水泽故地追寻它的踪影。白带山东有四个以甘池命名的村子即东甘池、西甘池、南甘池、北甘池，这里历来地势低洼，盛产水稻，是著名的鱼米之乡。这一带地势向东南延伸，可达房山区长沟镇东南及与之毗邻的河北涿州市的冯村、邵村。

天下名山僧占尽，白带山成为佛教圣地自然与其优美的自然环境有关。据文献记载，早在东汉时期，白带山东北附近的六聘山开始出现天开寺，不久，佛教寺院由天开寺向西北发展到上方山。近在咫尺的白带山，两晋时期似有佛教涉入，北齐时期有建寺迹象，隋代确证有寺院存在。隋唐以后，由静琬刊刻石经和云居寺的创立，成为佛教圣地。

“万木千峰空鸟喧，潺潺溪水下长川。”这是唐人王潜游历白带山的诗句；“信马陟坡陀，回首林烟漠。”这是清嘉庆帝吟咏云居寺的诗句。从前人的诗述中，人们尚能想象白带山往日森林连麓，如烟如织的景象。这应是佛教徒选中白带山建寺、刻经的重要原因。

静琬选择白带山刻经还因为这里是汉白玉的故乡。这里的大石窝一带有储量丰富的汉白玉矿藏，历代的宫廷建筑和皇家园林以及道路桥梁、水利工程多取材于白带山石窝的汉白玉。石雕是

当地人的世传手艺，这里生活着很多手艺高超的石雕工匠，他们世代以石雕为生。

白带山北据幽州，南临涿郡，佛教发展有其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幽州在五代以前历来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以后成为历代国都；涿郡自古有天下第一州的美誉，经济繁荣，商贾云集，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佛教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幽、涿之间客观上需要一座著名的巨刹，而白带山刻经作为一条独特的信仰纽带，把人们同云居寺联系起来，于是云居寺便成了古代北方地区重要的佛教中心。幽、涿地区繁荣的经济和文化，乃是白带山刻经事业及云居寺繁荣发展的社会基础。

在我国古代，白带山所在的房山区既是幽州通往中原和晋、陕地区的门户，又是长城南北交通往来的走廊，



图2 唐武周经碑碑额

素有“九省通衢，潞陆咽喉”之称。这使得云居寺名声远扬，影响之大达于千里之外。

当年州郡府县的信徒到云居寺是由于信仰的驱动，或敬造佛塔，或施刻石经，不辞百里千里。而旅游观光则渊源更长，从汉武帝涉足白带山下的独鹿鸣泽算起，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唐代的幽州地方官员王潜到白带山游历算起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此后历代，白带山一向为好游之士所青睐，明清时期至民国之初，白带山云居寺已经成为北京地区著名的旅游胜地。

1942年，白带山下的云居寺在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轰炸中化为一片废墟。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云居寺逐步得到恢复，白带山再次展示她神奇的魅力。随着云居寺的全面修复和石经回藏保护活动的开展，古老的白带山焕发出新的容颜。

一度沦为荒山秃岭的白带山经过劳动者的辛勤种植，初步恢复“回首林烟漠”的景观，千年古刹在昔日的废墟上重新崛起。

公元1999年9月9日9时9分9秒，这是世纪之交的一个吉祥时刻，为妥善保护房山石经，已经出土四十余年的辽金时期刊刻的《契丹大藏经》经版，放入石经地宫再度封藏起来。

——这是自隋代高僧静琬开创石经刊刻事业

一千三百多年后，房山石经史上的空前盛事；

——这是自云居寺刻经事业结束三百六十八年后，当代人护经存宝的世纪壮举！

佛教圣地云居寺内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和佛教大法会，以隆重的礼仪共祝石经归安。

兴寺弘文，还静琬护经宏愿；继往开来，传子孙旷世之宝！

白带山召唤着人们：

请到白带山观光，沿着静琬走过的石级攀上小西天，去看一看静琬所刻的石经，看一看凝聚着历史沧桑的藏经洞！

请踏上白灿灿的款龙桥，走进修葺一新的云居寺，去看一看云居寺僧人用过的大铜锅；看一看唐、辽古塔、上万卷的纸经和海内孤本木版经；看一看回藏于石经地宫的一万零八十二片辽金石刻《契丹大藏经》！

辽金石经回藏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著名高僧净慧大师入主云居寺，古老的云居寺点燃起隔断半个世纪的香火，重新恢复为佛教道场。穿林渡溪的晨钟暮鼓是否会唤起白带山遥远的回忆？

二、云居沧桑

云居寺位于北京西南七十五公里的房山区白带山，是我国北方著名的佛教圣地。寺门向东，规模宏大。它的中路有五大院落，六进殿宇，即天王殿(山门)、毗卢殿、大雄宝殿、药师殿、弥陀殿、大悲殿。每院逐步升高，各正院之旁，又有配殿。中路以北为行宫院。寺之南北，原有二塔对峙，烘托出寺院的壮丽。寺内外唐碑、辽塔众多，文物荟萃。这座古老的寺院背倚青山，门临清溪，树木繁茂，掩映如画。



图 3 云居寺山门

智泉寺与云居寺

据隋朗蔚之《隋州郡图经》记载，房山石经的创始人静琬为智泉寺僧人。智泉寺在云居寺所在的白带山，云居寺创建之前，白带山有智泉寺。民国溥儒《白带山志》载道：“云居寺，隋为智泉寺，以泉名也。”

云居寺重开山第十三代住持纯山《白带山志序》载道：“白带山在涿县之西北，隋文帝建舍利塔于寰区山中，智泉寺其一也。嗣以琬公镌石经藏而知名。”

隋文帝仁寿元年（601），曾于诸州高爽清净三十处建舍利塔，分置舍利于其中。其中在白带山智泉寺也奉安了舍利，建造了舍利塔。

隋智泉寺舍利塔曾留下两件石刻：一为《幽州智泉寺舍利塔下铭》，一为《智泉寺舍利感应记》。其中文帝孙、炀帝子内史令豫章王杨暕撰的《幽州智泉寺舍利塔下铭》明确记载了此事。当年，杨暕不仅亲撰塔铭，且亲往智泉寺宣读了文帝于智泉寺奉安舍利、建造灵塔的圣旨。

智泉寺的另一件石刻《智泉寺舍利感应记》，乃是隋著作佐郎王劼所撰。

隋文帝命于智泉寺安奉舍利、建造舍利塔，

以及隋皇室与重臣智泉寺书铭作记的史实说明，早在静琬刻经前，隋统治者就已经与智泉寺有某种渊源。

作为云居寺前身的智泉寺又创于何时呢？《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云居寺释迦舍利塔记》载曰：“原此寺（指云居寺），始自北齐。”

《白带山志》引《顺天府志》更明确地记载，北齐慧思大师就曾居白带山：

北齐沙门慧思净住莎题，誓宣鸿愿，普镌见籍，镜幽穹岩。弟子静琬，密承法付，于大业末递于贞观，疲毫琢版，叠窟盈堪。

“莎题”，就是莎题山，也就是白带山。北齐慧思大师既然净住白带山，那么早在北齐时期白带山已有寺院存在，智泉寺则是由北齐传承而来的，也就是说云居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齐。

云居寺中曾藏有北朝时期的《观音像记》残石，其中有“观音像于寺中，法会如林”之语。应视为北齐时期白带山存在寺院的确凿证据。

静琬创建云居寺

隋炀帝大业年间，慧思的弟子智泉寺僧静琬

秉承师训，在白带山开创了石经刊刻事业，至唐贞观初，为刻经的需要，在白带山下大规模修建庙宇，并把寺院重新命名为云居寺。唐临《冥报记》详细记载了云居寺创建经过：

苑尝以役匠既多，道俗奔凑，欲于岩前造木佛堂，并食堂寝屋。而念木瓦难办，恐分财物，故未能起。一夜暴雨，雷电震山，明旦既晴，乃见山下有大松柏数千株，为水所漂流至道次。山东少木材，松柏尤稀，道俗惊骇，不知来处。推寻踪迹，逐自西山，崩岸倒木，漂送来此。于是远近叹服，谓为神助。苑乃使匠择取其木，余皆分与邑里，邑里喜悦，而共助造堂宇，顷之毕成，皆如其志。

刘济元和四年（809）《涿鹿山石经堂记》也载道：

至国朝贞观五年，涅槃经成……其年六月，瀑水浮大木数千株于山下，遂构成云居寺焉。

根据上述记载，静琬创建云居寺的年代在唐贞观五年（631）。静琬早就有建寺的打算，但是考虑到建寺会花去一部分钱财，影响刻经，所以

一直未能如愿。事有凑巧，贞观五年（631）六月，一夜大雨，引起山洪暴发，上游河岸崩塌，数千株巨大的松柏顺流漂至白带山下，于是静琬召来工匠，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利用这些木材在白带山下建起庙宇，这就是云居寺。

云居寺创建后，最终形成了云居三院：即东峪云居寺（又称东域云居寺、东云居寺、东峪寺、东域寺），在石经山以东；西峪云居寺（又称西域云居寺、西云居寺、西峪寺、西域寺），在石经山以西，即今云居寺；中峪云居寺（又称中域云居寺、中云居寺、中峪寺、中域寺）。此外，石经山上以华严堂为中心，形成了石经寺（又称云居上寺、雷音寺）。在距云居寺不远的岩上村，还有专供刻经的磨碑寺。

唐代云居寺的盛衰

在静琬第三代弟子惠暹时期，云居寺进行了创建后的第一次重修。唐开元十八年（730），唐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在奏请玄宗御赐云居寺经卷和田园山场的同时，还对云居寺进行了大规模修复。刘济《涿鹿山石经堂记》载道：“既而玄宗开元圣文神武皇帝第八妹金仙公主特加崇饰，遐迹之人增之如蚁焉。有为之功，莫大于此。”

金仙公主奏请玄宗赐经修寺，是唐代云居寺全盛期的标志，云居寺的石经刊造事业也因此进入了全盛期。



图4 金仙公主塔铭

唐会昌三年（843），武宗废佛，云居寺遭受劫难。当时，晚唐刻经主持人云居寺住持真性圆寂不久，他的七位弟子仲说、恒智、鉴直、惠增、志千、文展、宝定将真性遗体焚化，在寺外的杖引溪左岸起塔葬之。他们本打算为真性立碑，并找来工匠，选好了石料，但未及雕刻，法难便至，寺院毁废，僧遁林岩。直到咸通八年（880），真性的神道碑才得以立于其墓塔前。这时他的七位弟子中的六位已先后圆寂，只有宝定一人在世。

真性为晚唐时期云居寺著名的高僧，文献称赞他“四远响应，一方瞻仰，高行苦节，时为美谈”！真性俗姓史，唐涿郡范阳县人（今河北涿州

市人），祖辈以务农为业，他住持云居寺大约始于唐德宗时（780?），当年云居寺禅、律两宗同处，真性在合寺僧众的再三请求下，担任了寺院住持。他治寺有方，“奉精勤以敬，策堕慢以严”，僧众们“共乐推诚，咸称悦服”。由于他的声望，“施财者松门继踵，赉供者溪路相望”。云居寺“佛宇益崇，常住滋贍”。真性不仅承启前贤，主持晚唐时期的石经刊刻，还在云居寺内另起道场，请高僧转藏经七遍。幽州地方官刘济、史再荣先后多次请他出山，他都婉辞拒绝了。唐大和九年（835）九月三日，真性示寂于云居本院。

会昌法难之后，云居寺虽得以恢复，但是其衰落之势已是不可逆转。唐末至五代的战乱，对云居寺造成极大的破坏，石经刊刻也被迫停顿下来。

辽应历以后云居寺盛况

辽会同三年（938），辽人入主幽州后，云居寺归辽人统治。由于辽统治者的提倡和支持，云居寺开始出现转机，并再度兴盛起来。

辽王正《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曾记述辽应历年间云居寺佛诞日法会的盛况：

风俗以四月八日共庆佛生，凡水之滨，山下，不远百里，仅有万宗，预馈供粮，号为义食。是时也，香车宝马，藻野缦川……从平地至于绝顶，杂沓驾肩；自天子达于庶人，归依福田……醵施者不以食会而由法会，巡礼者不以食而来而由法来，观其感于心，外于身，所燃指续灯者，所炼顶代香者，所堕岩舍命者，所积火焚躯者，道俗之间岁有数辈。

佛诞法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云居寺的兴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寺院住持谦讽和尚于应历十四年（964）对云居寺进行了大规模修复建设，共修建大小殿堂七十余间。其中有库堂一座，五间六架；厨房一座，五间五架；转轮佛殿一座，五间六架；暖厅一座，五间五架；讲堂一座，五间七架；碑楼一座，五间六架；另有饭廊，二十三间四架；东库，四间五架；梵网经廊房，八间四架；后屋四座。不仅唐末五代以来“风雨之坏者及兵火之残者”得以修复，而且扩大了云居寺规模。这次云居寺建设工程，是云居寺自唐末五代以来由衰而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同年，在谦讽和尚与辽官员朝议郎行右补缺王正合力倡导下，云居寺广联僧俗，结千人邑会。